

张洁

张洁月光少女小说

敲门的女孩子



敲门的 女孩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敲门的女孩子/张洁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1

(张洁月光少女小说)

ISBN 7-5324-6369-9

I. 敲...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7319 号

张洁月光少女小说

敲门的女孩子

张 洁 著

丁晓芳 版面设计

责任编辑 彭 懿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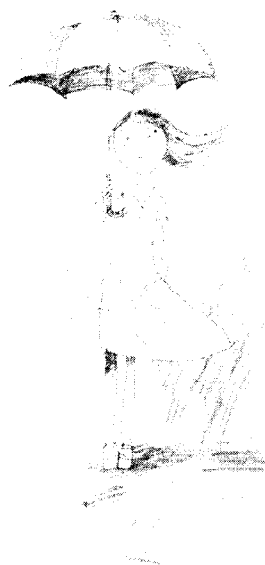
开本 889 × 1194 1/24
印张 8
字数 80,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ISBN 7-5324-6369-9/1·2283 定价: 16.00 元

目录



引子	001
上篇	005
第一章 野孩子	007
第二章 迷失在童年	021
第三章 消逝的氢气球	030
第四章 老银杏	039
第五章 等待风琴	045
下篇	053
第六章 音乐老师	055
第七章 大院的孩子	066
第八章 男孩和女孩在 1982	075
第九章 曾经年少	086
第十章 无敌之战	094

目 录



第十一章 青春伙伴	103
第十二章 英雄梦	115
第十三章 月亮之死	126
第十四章 少年费建爱	139
第十五章 我敲门	152
尾声	166
续尾声	170
作者的话	173
附录	175
我与本书	177
走入了大门/梅子涵	180
别忘了童年的老银杏树/徐鲁	184

引 子

这儿有一个不知道自己出生月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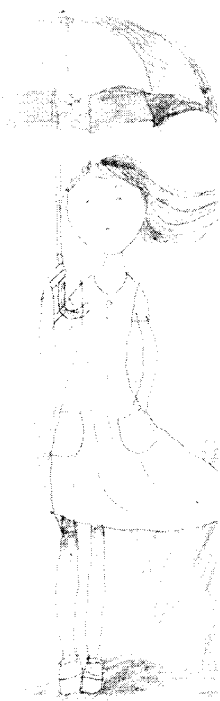
在她初三的某一天,最末一节课,任课的老师刚要宣布下课,班主任的身影就出现在因天热而没有关闭的教室门前,他拿着一叠东西,匆匆走了进来,顺手带上门,顿时走廊里放学的滚滚声浪被堵在了外面。

“怎么样,还静不下来?”他把手里的东西往讲台上一扔,两手撑住桌面。很多同学正抓紧时间理书包,老师随便找了一个目标盯住看,不再说一句话,忧心忡忡地等待。

教室里终于安静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前方。

老师眨着眼深深地吐出一口气,顺手抓起带来的东西用力挥了挥,说:“这是毕业班学生报名情况登记表,请大家带回家填写,明天一早和户口簿一块儿交上来。”他两手提到胸前忽地停下,眼睛炯炯有神地扫过每一个学生,然后加重了语气非常用力地关照:“记住了:一定要认真、仔细填写,不要填错。明天不要忘记带户口簿,我要核对一下。肯定有人会填错的,唉,你们这些人啊,什么时候能不依赖大人!”他的头跟着话语不停地摇晃。

老师是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并因此落下了耳疾,有时听力很差。听力很差时他就将右手拢起置于右耳边,头微微前倾,连声说:“啊,再说一遍。”这样的情形不算多。已到中年的老师有时候听力甚至出人意料地好,连后排男生自习时冷不丁嘴里极含糊地轻轻哼半句歌词都被他横眉冷对,男生故意什么也不知似的边继续运作手中的笔边嘀咕一声:“聋子。”老师立即习惯地两手往讲台上一撑,头微昂:“在座的各位耳朵都





比我好，希望不要让我觉出的噪声影响其他同学自修。”

——这位老师，我们初三的班主任，在大家哗哗的传表格声中又感慨：肯定不止一个人会出错，唉，你们这一代人啊！他松弛的脸部皮肤因为忧患而有些颤抖，眉头紧紧锁出了沧桑的纹路，就这样，他注视着自己的学生将表格由前往后传送。

第二天，第一个被叫去的是她：自小到大除了父亲之外几乎所有人——包括面前这位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忧患意识强烈的班主任——公认的，仔细而认真的好学生。

“你怎么写错了？”老师一贯激昂的声音有点儿压着，因此透出柔和，他略微虚胖的脸由笑中露出意想不到的神色。

是啊，我怎么填错了呢？我是检查过、很仔细地检查过不止一遍的呀。她垂着眼帘，不敢看老师的眼睛。

“你把出生月份写错了，是一月份，不是五月份，你看户口簿。”老师的声音依然干净利落，还带着丝孩子气的得意。

她心底一个咯噔：我是五月份的生日，老师看错了。她绷紧的心“哗”一下松了，目光自然地随老师的指点去看那户口簿。

“你看。”老师说。

她的眼睛倏地瞪得老大，因为方格内黑色的阿拉伯数字确确实实写着“1”！

接过老师递来的橡皮时，她的脸烧得滚烫。轻轻地擦去错处，修正好了，她抱歉地对老师笑了笑。

老师也笑笑，很随意地说：“下次不要搞错了，一月是水仙的季节，而五月是蔷薇花的时节。水仙的季节，很好记的。”老师喜欢水仙，一有机会他就会跟学生们说水仙高洁、自爱。因此说完“水仙的季节，很好记的”，他的笑也就更舒展了，仿佛一朵花，更尽情地开放。带着这样的笑容，他低头去看桌上的表格，报出个名字，让她叫那同学来办公室。

她细细的嗓音应答一声，也不知老师是否听见，便退出去。

教师办公室的走廊窄长，光线暗淡，她瞧着墙壁下半截的墨绿色，呆呆地，像梦游一般游向前，游上拐角处往教室去的楼梯，在嚷嚷的课间吵闹声里故作镇静地走。

一边走，她的脑子里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生日之谜开始与这个梦幻女孩为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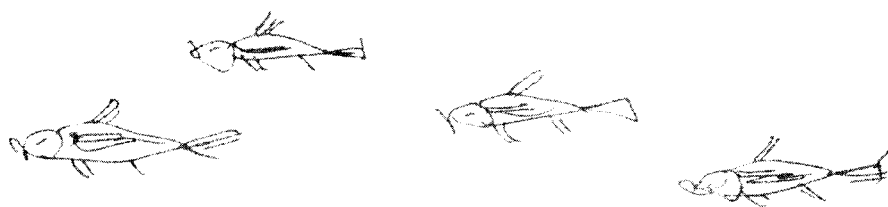
这一年是1984年，校园里飘着树和青草的味道，数不清的鲜红色野蔷薇缠绕着栅栏，在通往学校苗圃的那条小路上疯开。暮春的气息暖暖地掀动十五岁少女的心。

女孩痴迷地睁着一双懵懂而柔软的眼睛，乌黑发亮的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两个羊角，不高不低地晃荡在脑后。粉红色、下摆不带橡皮筋收缩的茄克透着姐姐的气息，空空落落地被她瘦瘦的骨架支撑；一双小小、黑色的平底圆头皮鞋是她的心爱。

——她的名字叫林子。森林的“林”，孩子的“子”。



QIAO MEN DE NU HAI ZI



■ 上 篇

不知什么是根由，哪里是源头，
就像是流水，无奈地流进宇宙；
不知哪里是尽点，也不再勾留，
我像是风儿，无奈地吹过沙丘。

——菲茨杰拉德

第一章 野孩子

长途汽车穿过城市的水泥马路，很快行驶在覆盖泥土的大道上。两边的杨树、榆树已开始落叶，田地里稀稀拉拉，没了热闹的翠绿和金黄，也少了忙碌的农人的身影……深秋萧瑟的景致被飞快地往后传送，风儿肆意撩动我的头发，把我的心鼓动得要蹿上云海——终于，终点站到了，它随我一起安然无恙地停靠在进乡村的汽车站。

“这就是妈妈这儿的汽车站。”我眼睛溜着四周，告诉十六岁的表姐蓝。

蓝姐下了车，又回身把我抱下去。我飞快地由她的双臂中滑下，当踩在硬冷灰白的泥地上时，有股暖流箭一般由脚底冲向头顶，冲得四岁的我意气风发：“蓝姐，我认识去妈妈那儿的路，我带你走。”我昂着童花头，心里装满自豪和无边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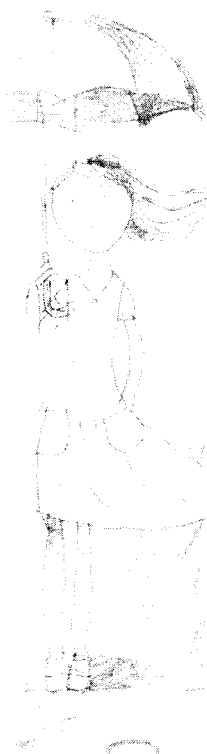
“好，林子，你带路。”高高大大的蓝姐牵住小小矮矮的我的手，踏上往村落去的道路。

道路蜿蜒而绵长，在片片有些落荒的农田之间无限伸展，不知名的已经枯黄的野草不时撞进眼帘。蹦蹦跳跳地走着走着，针扎般的疼痛开始直往脚心钻，我的脚疼得不行，速度慢下来。

“对不对，林子？对不对，林子，你没记错吧？”蓝姐不断地问，语气越来越充塞疑惑，大眼睛定定地看向远处，眉头在夕照下拧得紧紧的。

我不知所措，也跟着她的目光望去。太阳渐渐移向山的后面，尖尖的山巅隐隐约约，突兀于一片红彤彤的背景之中，并不清晰的边缘也由此放射出灿灿的光亮，将四岁的心灵又燃烧得火热。

那时的我，有着蓝姐的牵手，除了勇往直前的思想、除了惊叹和欣喜，





心里面没有其他。那时候以至于很长很长时间以后，十六岁的迷茫、十六岁的忧虑、十六岁的感伤都不曾抵达我的心房。一直到我进入十六岁，才慢慢知道：十六岁是诗，十六岁是歌，十六岁人的心灵被这些诗和歌装得沉沉的，十六岁的心灵是有着故事且堆砌着沉重的。一直到岁月真的在容颜落下痕迹，我开始想念过去并会越来越会追忆和思索曾经的人事，才渐渐领悟：十六岁，五彩斑斓的风致在蓝天和白云下变幻的图景有多么丰富、婀娜！而当年使恐惧远离幼小的我，并且让我在心里觉得即使危险在头顶上空也不能够降临的蓝姐，正值十六岁。于是蓝姐的身影、蓝姐的笑靥、蓝姐的沉思……都潮水般向我涌来，那么清晰，那么真实。

当时与蓝姐差不多年纪的人都在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他们被称为“小将”。那时有许多叱咤风云的“小将”，他们被看做是最“英勇顽强”的分子。蓝姐因为家庭有问题而一直被拒之于门外，就逍遥着，这正合她的品性，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干脆办了休学在家。蓝姐不大言语，开口始终慢声细语，一双略显忧郁的眼睛温和、洁净，如澳洲的羊毛。

“问问别人吧。”蓝姐终于忍不住了，我听到她用略带方言的普通话问前侧一个扛着农具归家的农人，“萧港是朝这儿走吗？”

那农人一脸讶异，紫铜色的额头因为如此的表情而皱折出几条纹路，他用我还有点儿听得懂的当地话大呼：错得太远，错得太远。我们，即使没有走上截然相反方向的路，也是走在与一百八十度相差无几的钝角另一边上去了。本来有通向刚才车站的长途汽车经过，可以招手停车，但此时末班车已经开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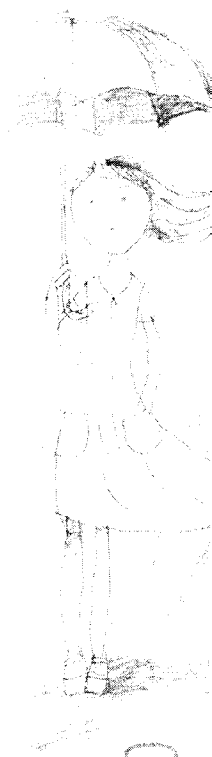
“末班车已经开过。”蓝姐低语，握住我的手抖动了一下。

“蓝姐，走错了吗？”我怯怯地问，瞟了一眼前后都一望无际的农田，在路的两侧，还有两座土山竖立着夹住我们。

蓝姐凝神看着夕阳暗淡的前方，说声：“走。”

她拽住我转身就往回走，脚下呼呼生风。

“林子，你妈妈等我们了，我们得快点走。林子，走快了可以早点看到



妈妈和姐姐，林子想妈妈想姐姐对吗？我们走快点。”身体不好的蓝姐不断地呼哧呼哧喘气，隔一会儿还跟我说两句话。

我却出不了声，两条腿像不是自己的似的，脚底板痛得要命。

“林子，还走得动吗？”蓝姐大口喘着气问我。

“嗯。”我顿了顿说，“走得动的，蓝姐，你呢？”

“脚疼了吧？”

我不吱声，继续走。忽然被提起来，是蓝姐细长的胳膊，她拦腰夹起我，斜弯着腰肢往前走……

到了妈妈的小屋的时候，天已经全部黑了，一盏套着玻璃罩的煤油灯下，姐姐的大眼睛快乐地不停转动。

姐姐长着一张白白胖胖、好像总是在笑的脸，齐耳的短发密密地罩住大大的脑袋，橘黄色的灯芯绒外衣上绣着一些小花小草，花草丛里还有一只低头啄米的小鸡。妈妈扯着蓝姐说话时，她就给我看那小鸡。我悬空双脚坐在木凳上，告诉她：我的脚好痛。姐姐马上取来一双黑色的小布鞋，告诉我是妈妈做的，说：“套上布鞋就好了，我就穿这鞋，我的脚底从来没有痛过。”

我马上踢掉小皮鞋，换上姐姐的布鞋。在屋子里来回回地走动，脚好像真的不疼了。在这走动中，我的注意力已全被妈妈的小屋吸引住，我来回回很仔细地打量起它来。

“姐姐，这是烂泥做的屋子啊！”手不停地擦着墙壁，我惊讶地大叫。在我做过的游戏中，用土堆起的小房屋，摧毁的方法除了用手推倒就是水冲。在夏季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我几次亲眼看着自己在平面上的杰作毁于瞬间。

“不对，不对，这是土坯，专门造房子用的。”姐姐跳过来，顺手扯下一根支出墙面的草，“泥里加了很多东西呢。看，有草，硬硬的，不怕风吹雨打。”她肉鼓鼓的小拳头“咚咚咚”砸向灰扑扑的墙壁。

我大笑起来，也捏着小而骨头突起的拳头加入撞墙的行列。“咚咚



咚”，在激烈的撞击声中，两个小女孩的笑声很响地爆发于小小的空间。

“哎呀呀，屋顶要给掀翻了。哎呀呀，屋顶掀翻了！”妈妈说，却并不阻止，她微笑着。

蓝姐也笑，我和姐姐也就笑得更加起劲了。

见到姐姐之前的我，一直是个非常孤单的小孩。

其实原来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自己记得。

我记得伯伯把我放到肩上，驮着在一条两边长满青草和小花的路上走。

“嗨哟，嗨哟！”他故意时不时粗重地轻哼两声，夸张但小心翼翼地抓紧了我的双臂颠几下。

吓我呢！我骑在伯伯身上，抱紧了他的脑袋咯咯直笑。

伯伯的孩子，我叫做堂哥、堂姐的前呼后拥着，他们又叫又跳。还有小麻雀，叽叽喳喳地忽前忽后扑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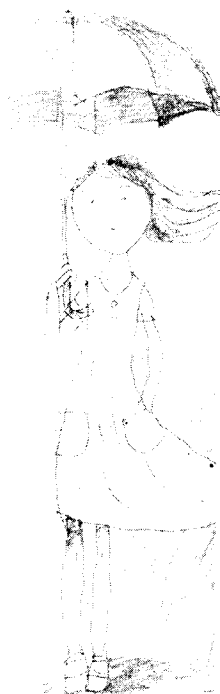
那天的太阳很亮很亮地呵护我们，将我们送到了伯伯乡下的家，一座有大果树、有猪和羊、有青砖走道、有鹅卵石天井、天井里有一口水井但没有女主人的住宅。

在伯伯家里我像只刚出世的小猴子，对什么都充满新鲜感，上上下下、窜东窜西。

“小猴子，”伯伯有时候干脆这样叫，弓着高大结实的身体捉住我，“累坏的，累坏的。”

累是什么呀？小孩子可不知道，那个被叫做小猴子的女孩转眼溜上了小阁楼，她在暗淡的光影中竟然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大觉。

好舒服啊！我揉揉眼睛，忽然觉得尿憋得不行了。我冲到阁楼出口，竹梯子不见了，怎么办？难不倒的，我转头便瞧见阁楼角落里有只高高的坛子，我冲过去，用劲拽过一个小箱子，噔噔两下跳上去，稳稳地往坛口一坐。



“小猴子，醒来了吗？”大门打开的声音之后，传来伯伯压低嗓子的问话，紧接着，阁楼底下响起有人扛着竹梯子行走的声音。

“什么声音？小猴子，你干什么呢？”小哥哥问。

“我小便。”我大声回答。

“什么？在阁楼上？”一串嘀咕声没入了竹梯子的“咯吱咯吱”声中。

当伯伯和哥哥、姐姐上到阁楼来时，我已经离开坛子，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站在小箱子上面。

“你把箱子拖出来干吗？”小姐姐问。

伯伯笑，什么话都不说地看着我笑。

我也笑，说：“我可以坐到坛子上呀！”

“什么什么？”一向和和气气的大姐姐瞪直了眼睛，她往前走一步像看陌生人似的看我，“你往坛子里小便啦？”她问，很有点受了打击之后有气无力的样子。

“嗯。”我从箱子上跳下来，应答着将箱子往原来的地方拉。

“那是一坛酱油啊，好不容易酿出来，够我们吃好长时间呢！”只听得一声更加无力的哀叹，大姐姐的声音好像有点儿颤抖。

“这里面有酱油？怪不得我刚才闻到一股味儿。”我跑过去拍拍坛子，猛然觉得不对劲：酱油不能吃了！一坛酱油被我毁掉了！我惊恐地看着伯伯。

“哈哈——”伯伯这时大笑，他一把抱起我来，乐颠颠地说，“小猴子真聪明啊！我们家小猴子是个聪明的小孩，要是尿在裤子上、尿在地上怎么办？小猴子长大了，不可以尿裤子，也不可以在地上随便撒尿，是吗？”伯伯拍拍我的脸蛋，又说，“真聪明，都怪伯伯，刚才我们去地里干活，怕你醒过来像村东头的小军，跑到井上照镜子掉下去，也怕你醒过来后一个人出屋子到小河边玩，就拿走了梯子不让你下楼。哎，都是伯伯的缘故！”伯伯用硬刺刺的胡子扎我。

我边躲闪边大笑。



伯伯说我是个聪明的小孩，伯伯说我聪明，我望着伯伯的笑脸，那是一张真正快活的脸；我望着伯伯的眼睛，那是一双真正笑着的眼睛。于是我的心里充满了得意的豪气，偎在伯伯怀里。同样大笑的哥哥、姐姐们这个挠我痒痒那个轻拍我一下，啊哈，弄得我真的就成了一只小猴子，在伯伯的怀里乱窜乱跳。

好不热闹啊！

伯伯的家，再阴郁的季节都是充满欢笑的。

回想的时候，那笑声格外生动地在耳畔抑扬顿挫地飘荡，只是好多好多年没有真的听到了，现在再也不可能真的听到了。突然有一天知道：伯伯莫名地失踪了，他家从此乱了套，和气的二堂姐急得精神失常，爬上树，从枝丫上落下而亡；小堂姐一病不起，病了几年就离开了人世。伯伯家的堂哥们在我念初中的时候一个个都出了国。

后来我离开了伯伯的家。一直不停地换地方。

跟伯伯他们一块儿时我刚开始有丁点儿的记忆，接下来的经历除了颠簸中没有传说里可以去甲板上疯跑的拥挤船舱、黑暗里没有了任何思维地跟在大人后面不停地跑啊跑啊，还有惨白得可怕的医院病房等等连不大起来的影像外，我都不记得到过什么地方。

只是在多年之后的某一天吃冰淇淋时，因为忽然想起对它的最早记忆，而想到现居城市里的一个阿婆家。沿此而下，甚至想起了确切的楼房和所住的楼层：我曾经也在这个家庭呆过一小段时间，并吃到生命里最初的冰糕，半块。我根据记忆去了那红色的楼房，站在楼下朝上望，这时阿婆已不在人世了，她的屋里，住着从新疆回沪的女儿一家。最近一次我再走到那地方的时候，原先的红房子没有了，一片废墟被圈在巨幅广告牌的中间。

一直不停地换地方，好像不耐烦似的，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就像睡着了一般没有再记忆其他的事，甚至在此整个过程中，我好像都没有想念过什么人，包括爸爸、妈妈。因为早期的分离，在人生之初我没有想到孩子